

一半的力量

〔美〕

凯文·萨尔夫文 Kevin Salwen

汉娜·萨尔夫文 Hannah Salwen 著

黄宝华 译

The Power of Half



一个人假如不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人
活着，他也就很难好好地为自己而活。

——蒙田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半的力量

The Power of Half

[美] 凯文·萨尔文 汉娜·萨尔文 著

黄宝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2-5963 号

Kevin Salwen & Hannah Salwen

THE POWER OF HALF

Copyright © 2010 by Kevin Salwen & Hannah Salwe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McCormick & Williams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半的力量/(美)萨尔文著;黄宝华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ISBN 978-7-02-009540-7

I. ①一… II. ①萨… ②黄… III. ①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8791 号

特约策划:邱小群

责任编辑:马爱农 张海香

封面设计: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72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3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540-7

定 价 28.00 元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跑步机 006

汉娜的见解 相信你能有所作为 030

第二章 听了才知道 033

汉娜的见解 明白你到底拥有多少 055

第三章 成还是不成 058

汉娜的见解 你能付出什么? 081

帮助小孩子们开始志愿服务 084

第四章 一半的力量 087

汉娜的见解 启动一次家庭谈话 118

第五章 如果你不知道前行的方向,那么任何道路都将带你前往 那儿 121

汉娜的见解 探究愤怒 146

第六章 在舒适区域之外 148

汉娜的见解 体验别人的生活 172

试车 175

第七章 我们做了什么? 178

汉娜的见解 向一位极端人士学习 202

第八章 在村子里 205

汉娜的见解 帮助孩子们真正获得才干 235

鼓励他人与你同心协力 237

第九章 观察中的转型 239

汉娜的见解 对付挫折 265

尾声 267

汉娜的见解 追踪记录你计划的实施过程 274

致谢 277

前 言

我们这家子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亚特兰大四口之家：两个婴儿潮时期^①出生的人（琼和凯文）以及两个十来岁的孩子（汉娜和约瑟夫）。我们的日子是由一整套标准的美国生活方式构成的——上学、工作，还有青少年的体育活动。十多年来，我们都在渴求着那些寻常的“事物”：新颖的车子、宽敞的住所、美妙的假期。当然，我们有时也会去干点义工之类的活，譬如给无家可归者发放食品、去帮助建造“仁人家园”^②的房屋等，但是我们的精力大部分都耗费在追求事业的成功和提高生活的品质上了，一心只求更大、更新、更好。我们的心思只用在自己身上。

我们搬进了一幢豪宅，叫做“梦幻之家”，这所宅子大到足以让我们一家人待在房子的不同地方。当我们驱车出去参加各种活动，一处处赶场子的时候，车子后座的电视可供孩子们娱乐——这样一家子也就能互不相扰。在饭桌上，谈话开始集中到那些需要

① 原文为 baby boomer，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1947—1961 年之间在美国出现的生育高峰期，此期间出生的人被称为 baby boomer。

② 给贫穷的低收入者建造的慈善福利房。

去做的事情清单上,而不是谈论其他一些有意义的话题。我们之间的亲密感正开始一点一滴地受到侵蚀。我无法确定它发生的那个时刻——侵蚀作用毕竟比地震的破坏力更加难以明确地辨认。话虽这么说,但当我们停下来认真观察一番时,可以明显地发现我们彼此正越来越疏离。我们正在丧失共有的核心。

接下来,我们的生活发生了一个惊人的转变。

这一切都是由汉娜推动起来的。在她十四岁的时候,她对世界上机会的不均等现象越来越感到苦恼,我们就启动了一个大胆的家庭计划。我们决定卖掉这所六千五百平方英尺的地标式住宅,搬到一处不起眼的、仅有我们原宅一半大小的屋子里去,并捐出房价的一半帮助缓解我们这个星球上一处最需要救助的角落里的贫困。我们承诺捐献八十多万美元,在加纳的两打村庄中开展工作——加纳不仅我们以前没到访过,而且对我们来说是如此陌生,以至于我们非得上地图才能找到它。

这导致了一场非凡的家庭冒险经历。我们围坐在餐桌四周,花费好多个小时来讨论世界上的种种问题,以及我们怎样可能帮忙解决它们。在这两年的经历中,我们共同作出了一个个决定,其间孩子们拥有和大人同样的发言权。

但这本书不只是讲述了一个家庭试图将其美好的生活转化为一种富于美德的生活的故事。它记述了种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就像发明家无意间撞上了青霉素,或便利贴^①,或飞

① 供记事的便笺,可贴在醒目处以防遗忘,又译作“百事贴”。

天法宝^①之类的事物。不错，我们是给世界帮了一点小忙。但是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在重塑相互之间的关系。这才是真正意想不到的惊奇。

在这历险过程中，汉娜和约瑟夫都培养了才干，增强了信心，这也使得他们相互之间，以及他们和琼与我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无间。我们家庭中的议事变得更加民主、更加开放、更加真诚。通过大家共同参与决策，琼和我变得更加善于倾听其他家庭成员的意见。汉娜曾对我说过几次：“我的朋友们从来不和父母讨论事情。”然后告诉我她在人或事方面在想些什么。

我们学会了就重大的人类问题交换意见，谈着谈着，我们往往会转入对另一些事情的讨论，这些事情我们以前是不会去涉及的，诸如青少年之间的关系，甚至于性或毒品。别误解我——我们的家庭可不是十全十美的（远不是如此），可我们找到了一条相互沟通的康庄大道。而且我愿意下此断言：许多家庭将会乐意这样去做。

因此，第一号“美妙事物”就是，那句古老格言“你付出越多，就收获越多”确实所言不虚。努力去实践无私变成了我们做过的最利己的事情。我们全家确实更团结了。

① 一种用水和白胶、硼沙等混合而成的黏胶状材质，出自同名喜剧电影。该片由迪士尼公司制作于1997年，描写一位忘头忘脑的教授非力普·勃瑞那在实验中制作出一种绿色的黏胶物质，它难以控制，常造成混乱的后果，勃瑞那将它命名为 Flubber，意为“能飞的橡胶”（flying rubber）。

第二号“美妙事物”就是：我们所做过的一切事情都是能被复制的，它无关乎经济状况或个人财产水平。《一半的力量》这本书更多涉及的是我们如何实践这样一项家庭计划，而不是讲述我们做了什么。有些人对我们说：“我怎么也不会卖掉我的房子的！”谁指望你这样做来着？我们的计划从来就不涉及规模的大小。我们选择出售我们的房子，是因为从付出一半的角度看，那是我们家庭所能处置的一件事情。但正如你将从本书中了解到的，你的“一半”可以是你所能选择的随便什么东西，可以在你所确定的任何预算水平上。

为什么是一半呢？因为这是可以计量的。通常，当富有爱心的人们在看待社会问题时，内心的反应为“我应该做得更多一点”。但“更多”太过模糊而难以实施，结果往往是我们做不成什么事。相比之下，“一半”提供了一种实践所能遵循的尺度，一种确定一个标准激励我们实现的方式。

你可以独具匠新——积小流可以成江海。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假如你的家庭每周看四个小时的电视，那么你们可以共同作出决定，将它砍掉一半，然后举家选择为某个一致的目标贡献出那另外的两个小时。关心上了年纪的人吗？你们可以一起到一个老人院去干活。关怀艾滋病人吗？也许可以每周一次用这两个小时去为他们提供饮食服务。

“美妙事物”之三是，《一半的力量》不仅对所谓的完整家庭起作用，而且可以为离异的家庭、非传统的家庭以及数代同堂的家庭

提供亲和凝聚的大好机会。

不管你的家庭是怎样的组合,也不管你那“一半”是何种形式,奥妙就在于那过程。把过程弄到手,然后用它来构建你的人际关系。在一个充斥着 iPod、电子游戏机、耳机及其他让人与世隔绝的技术时代里,《一半的力量》能有助于你创建同世人休戚与共的人生历程。正如法国散文家米歇尔·蒙田^①所说:“一个人假如不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人活着,他也就很难好好地为自己而活。”

① 米歇尔·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十六世纪法国作家,以散文随笔著称。

第一章 跑步机

除非有人像你那样极其操心，否则情况不会有什么改善。
不会的。

——休斯博士：《罗拉克斯》*

两个人都用右手、十个指头共同操作一把裁缝的剪子，绝对是一项别扭透顶的举动，可汉娜和那位部落酋长却使劲地要做到协调一致。看上去像是大拇指在较劲似的几秒钟之后，他们终于稳稳当当地握住了那剪子的灰色塑料把手，然后向他们前面那延伸过门口的天蓝色绶带小心翼翼地挪动过去。

别去说什么奥斯卡·麦迪逊和费力克斯·恩杰尔^①。这儿就是一对我所见到过的最古怪的组合：一个笑容灿烂的十五岁美国

《罗拉克斯》(Dr. Seuss: *Lorax*): 休斯博士所著的一种儿童读物，以拟人化的手法表达了环保观点。

① 奥斯卡·麦迪逊和费力克斯·恩杰尔：情景喜剧《古怪的一对》(*The Odd Couple*)中的两个主要角色。这两个人物都是离婚男子，共住一个公寓套间，由于性格迥异，闹出了一系列冲突与笑话。

白人女孩，穿着瑞依牌^①的细纱卡其装；一位仪态庄重的七十来岁非洲部落酋长，身着金黄与赭石色的礼袍，那模样就像古罗马人披上了一件“托加”袍^②，袍的一边从他的左肩搭过去。她说着英语，为这次活动跨越了六千英里；他说的则是那种叫“特维”的部落语言。我猜想他从未离开过加纳这个西非国家，除非有可能到毗邻的多哥或布基纳法索度假旅行。

可如今他们却相会在这儿，结成对子，共同为这一新建置的手摇曲柄玉米加工机的开工仪式剪彩。无论他们如何千差万别，他们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帮助这个农村社区逐步摆脱贫困的处境。酋长这么做，是因为这些人是他的人民；至于汉娜，则是因为她如此热切地期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一点，以至她让自己的家庭迁移，承诺拿出八十多万美元来帮助一个国家的村民，而一年之前她在地图上还找不到这个国家呢。

他们俩的目光交汇了一秒钟，酋长那灰白的山羊胡须和几近谢顶的秃头，同汉娜的红褐色头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垂落至她后背的中间，在西非七月的炎热中卷曲起来。当汉娜急速而镇定地数着“一、二、三”时，酋长在一边默不作声。她打算他们俩在精确无误的同一时刻动剪子。像往常那样，汉娜努力要做到不偏不倚。

① 该品牌为 Recreational Equipment, Inc. 的缩写，创始于 1938 年。

② 古罗马人所穿的一种宽松式长袍。

此时我正站在绶带的另一边，心中充溢着为我们女儿感到的自豪之情。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在谈论着类似于今天这样的时刻：我们如何少享受一点，让每天依靠不足一美元而存活的人们过上好一点的生活。我们怎么才能为非洲的女孩子们创造更多的机会，要不然她们要数小时地去搬运谷物，她们的父母在田地里劳作，她们则丧失了上学的时机。像这样简陋的煤渣砖房屋该是多么寒碜的建筑物，却能让更多的年轻女子接受教育，从而为她们自己创造更多的选择生活的机会。如今梦想就在我的眼前成真。而汉娜，那个在年岁尚小时老要爬到我和妻子琼床上来的女孩子，现在却独当一面，俨然一副大人模样。

仅仅一个小时以前，我们一家子才抵达这儿的阿比苏一号，在我们携带的详细的双面加纳地图上激动地找到了它。不可思议的是，在一个比俄勒冈州大不了多少的国度里，我们竟花了两天时间造访了一个又一个微不足道的村庄，它们小到连地图上都没标示。阿比苏一号甚至连自己的专属名称都没一个，只能和邻近的阿比苏二号共用一个名称。

可这也是这座磨坊为何成为一件头等大事的原因之一。假如你的社区无足轻重到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拥有，你也就不具备什么政治上的影响力来获得任何资源。你也就休想能够优先获得粮食加工机械、学校教育项目或卫生保健设施。而阿比苏一号连电力或自来水都未曾获得过。

就在我们抵达阿比苏一号，从车子里现身的时候，汉娜、她的兄弟约瑟夫、琼和我就像在身上佩带了闪耀霓虹光彩的箭头，高叫“瞧瞧这儿”一样似的。甭管喜不喜欢，我们成了众人注目的中心。我们是外来者——不仅是来自异地他乡的人，对村民们来说更是来自千万里之外的、全然陌生的异类，这些缺乏交通条件的村民们无从跨越如此遥远的距离。小孩子们在指指点点。当他们见到了以前从未看到过的肤色浅淡的人时，他们把我们称作“奥勃罗尼”（白人）。他们想要触摸我们，跟我们握手，捏捏我们的胳膊，琢磨一下我们是否与他们不同。

对我们这两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也完全是一个“另类”的新鲜世界。在汉娜和约瑟夫的生命历程中，他们一直以来是大多数：在一个白人为主体的世界里，他们是白人孩子；在一个讲英语的社会里，他们是说英语的人；在一个富足的社区里，他们的物质生活充裕。而如今我们成了异类，是带着这里多数人称呼我们名号的一批人。

“被置于聚光灯下真叫人别扭，做个异类一开始还真有些让人恐惧，”约瑟夫事后对我说道，“我感觉就像鱼儿离开了水似的。”我们这个五英尺十英寸高、红头发的儿子转眼就要十四岁了，因此在他的生活里不乏尴尬别扭的处境，但不能否认作为一个白人孩子他是多么出众，而且他的嘴里还装了一副矫正畸齿的钢丝架（这是一种牙科装置，巧的是，它花了六千美元，正好与我们捐献的这座谷物磨坊花费一样）。

汉娜和酋长在绶带前摆定姿势，当她数到“三”时，咔嚓一下，欢呼声起，奔跑启动了。

数十名村民欢呼着冲过剪了彩的绶带，奔向房屋的正门，从那个手工绘制的牌子下面穿过，那牌子上赫然写着一个打造得既气派又别扭的名字：“改良型粮食生产与安全规划的粮食处理机”。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去观看磨坊，它将碾碎用来制作“肯基”的玉米，肯基是一种黏稠的、类似大麦糊糊的食品，是每天饭菜中的主食。

我并没有意识到琼没和我一块儿奔进去。她总是我们家里爱深入思考的一个人，这会儿她停下脚步来琢磨那悬挂在房屋正门外的绶带。汉娜跟那位酋长几近完美地将那条带子一剪为二。“一半，”琼在思忖着，“多么恰如其分。”

在磨坊里头，一位村民将曲柄装到了机器上，它看上去就像大型超市里的一架碎肉机。当曲柄被转了两圈之后，碾磨机呼呼地转动起来。一阵欢呼撼动了桃红色的煤渣砖墙四壁和波纹屈曲的金属屋顶，引起了隆隆的回声。欢喜雀跃的男人和女人们抓起大把的玉米，把它们投到吸入斗里面；另一些人则捧起从底部吐出来的粉状食品，将它们抛撒至空中。

“这屋子里的活力真是惊人，”汉娜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我从未见过人们这么高兴，尤其是为了粮食！难以置信。”

这一时刻大大触动了我们这个十五岁的孩子，这并不叫人奇怪。正如汉娜后来告诉我的，“我真不敢相信，一件在我们社会里被视为完全理所当然的事，在另一个社会里却能被看得如此重要。

我们甚至意识不到，这里的人们为了在他们社区里进行巨大的变革要经历多少艰辛，而在我们的社会里，它们似乎算不上什么。”

她懂事了！这是父母的教育吗？要不就是琼和我终于领悟了汉娜久已明白了的道理——我们这小小的四人团队有能力为社会作出一些贡献？

无论从哪方面说我们都远离家园。这不只是说，加纳与我们居住地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遥隔大西洋，更是指心理状态上的一种遥远。

我将对此进行解释。我成长于布鲁克林，是我们这个犹太家庭中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并且是唯一的一个男孩。我的双亲就如人们常说的，让失和的家庭乱七八糟，他们激烈争吵了好多年，直至最后愈演愈烈，最终分手。那时我十四岁。对这一切我的应对之道很简单：一走了之。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心想一千英里的遥远距离总该可以让我把一系列的家庭恩怨抛到身后了。为此我去了西北大学，它位于芝加哥城外。

回想起来，慈善在我们家庭的日程上是没有一席之地的。我记不起来有哪一天我们曾在某个地方做过义工。我也记不得我们曾作出过什么贡献，除一九六〇年代的某一天，在下曼哈顿的布里，我们家将一件旧的冬衣给了一个“本姆”（这是当时对流浪汉的一个习惯称呼）。对我母亲来说，希望牢牢把握住她所拥有的东西，这一点并不令人惊奇。她是作为一个移民的女儿长大成人的，

父母是电梯操作工和做计件工的女裁缝，要把东西施舍出去，她是怎么也不乐意的，哪怕她后来步步晋升，成为了一名大学教授。

我的父亲在年轻时曾是个出了名的火气大的人，上了年纪之后又成了个怒气冲冲的老头，他不会去做政府份内的工作。他终生是个社会主义者，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没必要去搞慈善那一套。政府应该照管人民的需求。就这么回事！”

在西北大学时，琼·金比我低三个年级，我大四的那一年，她是一年级的新生。她跟我所遇见过的人都不一样。琼成长于一个我所能想象到的最稳定、最正常、最具新教精神的家庭。她绝对属于非少数的族裔。她的祖父母不止是美国出生的，而且这个家庭已经世代耕耘在艾奥瓦丰饶的黑土地上了。

琼的家庭是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许多美国中产者的视角来看待慈善的：首先照顾好家庭，然后才是教会。万圣节的时候，会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献箱，这是一个由童子军偶尔实施的项目。但在一般情况下，联合卫理公会的布道机构联合卫理公会救灾委员会(UMCOR)^①会出面处理家庭奉献的各项慈善事务。

在我们的出身教养迥然有别的背后，琼和我都意识到我们彼此志趣相投。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教师，我们都深谙教育的价值。我们都渴望事业有成，谋求职位的升迁，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

毕业之后，我加入了《华尔街日报》，在那儿从起步阶段的文字

^① UMCOR: United Methodist Committee on Relief.